

你是我兄弟

巴基斯坦勘災有感

文 / 邱琮朗 慈濟醫學中心神經腫瘤科主任



伊朗地震、斯里蘭卡海嘯的義診團，都有報名但沒被網羅參加。此次第一時間知道能夠參與巴基斯坦的首梯勘災義診，也沒空多想些什麼，一股作氣準備好行李，就在十月十八日出發了。

從桃園中正國際機場出發，經香港，轉曼谷，真正到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瑪

巴德時，已經是二十四小時之後了。到達震央穆札法拉巴德，二十一日開始正式駐站看診時，大部分國際媒體已經撤離，當時往生人數約二萬六千人，但過兩個禮拜，官方數字已超過七萬人了，失去家園的災民也超過兩百萬人；原來當這個天災失去媒體焦點時，當地的許許多多災民仍

在水深火熱之中，正迫切需要援助。

其實在出發前就有點感冒徵兆，但這小感冒不足以耽誤此行。我清楚明白在勘災團中是不能生病的，如果生病就完全無法發揮功能，還會拖累大家；我和李俊毅醫師除了醫療的本分事外，也要搭帳棚、整營地。記得第一天大家努力搭起了帳棚之後，就累得躺在帳棚外睡著了。



穆札法拉巴德是五大重災區之一，一到達災區時，每隔五到十分鐘就有一台直昇機從山上載人下來。而每個帳棚旁都躺著約十個人等著後送醫院；每個人黑黑的膚色，加上嚴重脫水、臉上身上又蒙著厚厚的黃沙，其實我真的分不清他們是死是活。但一堆堆等著治療的人，甚至還有四

歲小孩沒上全麻就動骨折手術……心上的不忍一直沒停過。但我必須讓自己的功能發揮的更透徹，所以我們一行人更深入山區，去勘查災情，去找需要醫療的人。

當我們到達這個海拔平均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城時，已有來自各國的醫療志工，但較具規模的團體只有紅十字會、紅星月會及無國界醫師聯盟提供當地醫療援助，對數十萬受傷的災民這只是杯水車薪。而我們在二十三日之前，尚無法固定定點看診，所以都採取游移的方式，路旁的災民雖不知我們是醫療團，但看到我們服裝整齊的隊伍，雙手提著醫藥箱，就會過來請我們去協助。

記得第一天勘災時，看到一個男孩頭頂上被倒塌的屋頂重創的傷口，幾天下來已經發炎，而且很髒，故無法進行縫合，只能先以剪刀修掉他的頭髮，把傷口清乾淨，然後我叮囑他三天後到我們法格望的醫療站來縫傷口。結果過了一個星期，這孩子出現了，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他頭上的傷口恢復得很好，甚至不需要縫合了。

但相對地，在醫療站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是因為外傷而來，且大部分都因為延誤治療，加上風沙非常大，導致傷口變得非常嚴重。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傷口拖延二十多天都沒有治療，頭部上方兩邊的傷口都已經爛得頭蓋骨外露，我們緊急處理後，將她後送到剛到達穆札法拉巴德的加拿大移動醫院去。延誤治療的結果，讓小女孩的病情變得異常棘手，真令



們清創、消炎、止痛，及簡單的傷口縫合。但這些滿臉落腮鬍、像極了媒體刻板印象中東恐怖份子的山城子民，其實本性非常純良。他們一看到外國人，就知道我們是來救災、幫助他

人擔心。

還記得直昇機一落地，揚起滿天風沙時，所有檢傷及醫護人員都立即迴避，而我第一個反應就是閉緊雙眼，趕緊抓住快要被捲走的帽子。此時只有兩個人立時拿起毛毯撲上前去蓋住一個頭部傷口外露的小男孩，一位是他的爺爺，另一位保護小男孩的是印尼的洪清師兄。行程中像這樣的小插曲，一件件讓我感受到慈濟人的行動，也讓我在汗顏之後，快速學習去付出。

我還是要感謝上人，感謝林副總，及林欣榮院長，讓我有這可能「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能夠在第一時間赴災區救援，在這個廣大的山城災區盡到最最原始的救人使命。我能做的，就是為他

們的，所以他們會非常親切的問好，對著我說：「You are my brother.」（你是我兄弟）。

現在學生們都回到學校了，而學校裡其實什麼都沒有。我看到一個年輕學生呆坐在路邊，身上連一張紙、一隻筆都沒有，而他的眼神——說的是沒有家、沒有援助、沒有希望，什麼都沒有；像那樣一雙雙空洞茫然的眼神，是讓我回國至今仍然記掛的。

回到家後，太太說我「上癮囉！」因為她感受到，我，體會到單純助人的快樂。冬天就要來了，而穆札法拉巴德的山上還有二十萬人沒有下山來。我想，我的心還會牽掛著這群面惡心善的災民，我巴基斯坦的兄弟姐妹們。

